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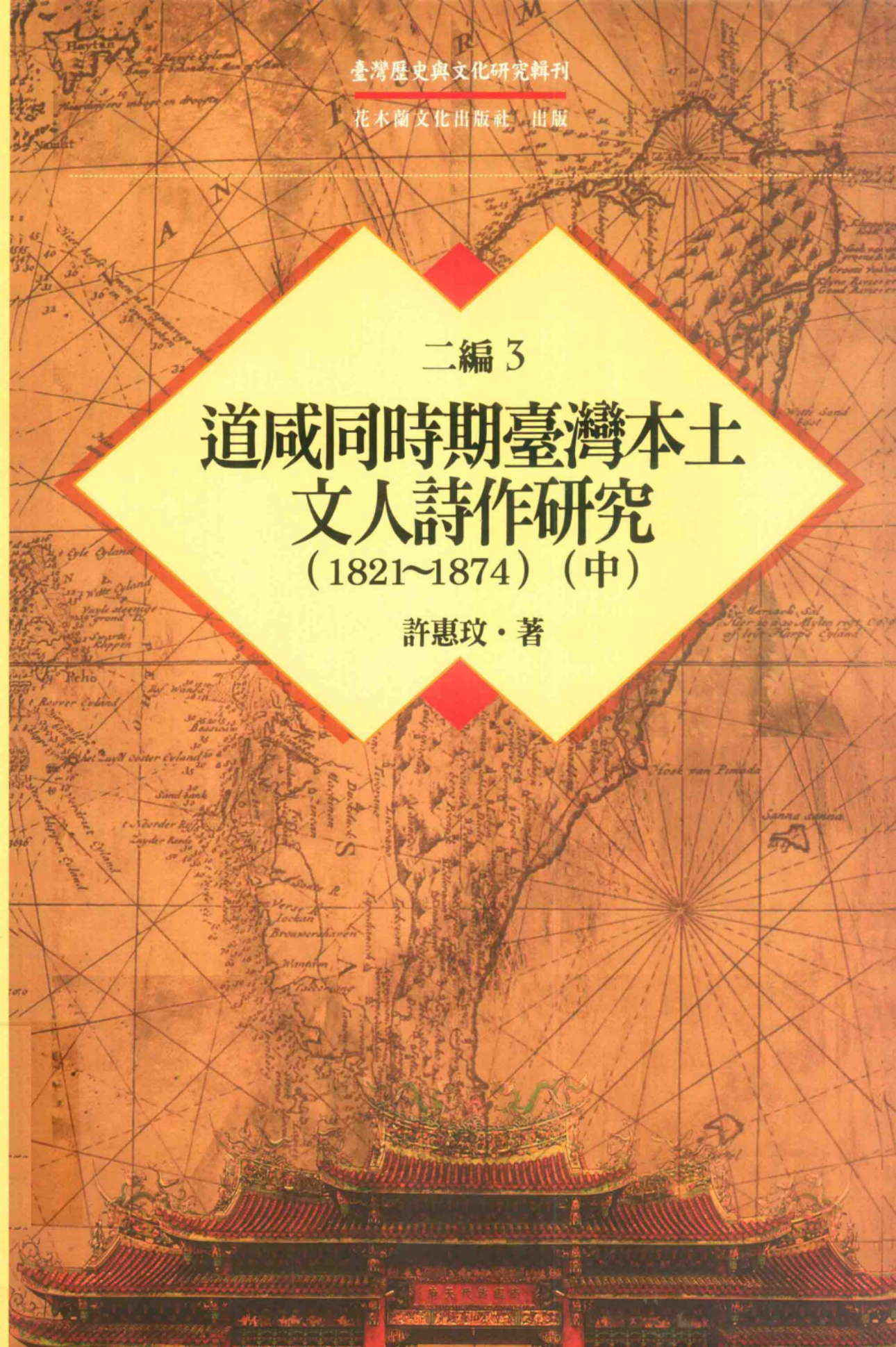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二編 3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 文人詩作研究 (1821~1874) (中)

許惠玫・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二 編

第 3 冊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

(1821~1874) (中)

許 惠 玫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1821～1874)(中)／許惠玫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18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編：第3冊)

ISBN：978-986-322-227-9 (精裝)

1. 臺灣詩 2. 詩評

733.08

102002842

ISBN-978-986-322-227-9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322-227-9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1821～1874)(中)

作 者 許惠玫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 (精裝) 新臺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9
第四節 文獻檢討	14
第二章 清廷治臺政策與社會背景	29
第一節 清廷治臺政策	29
一、消極治臺的政策	30
二、吏治良窳	31
三、班兵制度與流弊	38
第二節 清代臺灣本土文人的社經地位	39
一、爲官或返鄉的抉擇	39
二、朝中有人好做官	45
第三節 道、咸、同時期清廷政治背景	45
第三章 在地性與外地性的共存——本土文人 植物書寫的特色	51
第一節 臺灣在地與非在地植物的認定	55
一、遊宦文人筆下的臺灣植物特產	57
二、方志中的臺灣植物	63
第二節 本土文人植物的共相書寫	67
一、在地植物	70
二、外來植物	99
第三節 本土文人植物的殊相書寫	111
一、外地與本地植物均寫的鄭用鑑	114
二、中國傳統論述底下的植物書寫—— 施瓊芳	116
三、林占梅的植物「功用性」書寫	119
四、其他本土文人的臺灣在地植物書寫	120
小 結 清代臺灣的亞熱帶植物群落真的失落 了嗎？	122

第四章 臺地生活空間的書寫與臺灣意象的認知	127
第一節 身在家園——本土文人日常生活空間的即地書寫	128
一、日常生活空間記錄	129
二、本土文人的生活地標	140
第二節 走出故鄉——臺地遊歷空間書寫	155
一、本土文人的臺地空間書寫	157
二、本土文人的臺灣旅行詩	173
第三節 遊歷空間與文學的結合——本土文人的題壁詩	200
一、焦點不在山水的山水題壁之作	203
二、題壁的熱門場所——劍潭古寺	205
三、公告天下 / 歸隱的矛盾	208
四、讀書不為求功名——題書齋壁的省思	211
五、李逢時對府城的風土記述	214
六、我是退堂僧寂寞，只應兀坐到斜暉——用錫題壁詩的真實性格	215
七、本土文人題壁數量之冠——林占梅	216
小 結 漠視或重視？本土文人如何「再現」臺地空間？	221

中 冊

第五章 從東渡到西行——本土文人書寫空間的轉化	223
第一節 清代制度對於臺灣士子的影響	224
一、科舉制度與士子的應考	224
二、文官制度與官員的四徙	226
第二節 走出臺灣——本土文人的西渡經驗	227
一、臺灣詩人的旅遊之路	229
二、臺灣詩人的科舉之路	241
三、臺灣詩人的為官之路——李望洋	246
小 結	267
第六章 本土文人的風俗民生觀察	269

第一節 本土文人竹枝及采風之作反映出的臺灣社會	273
一、竹枝詞所反映的臺灣社會	273
二、采風之作所反映的臺灣社會	280
第二節 臺灣本土文人的中元普渡書寫	290
一、本土文人對中元普渡的批判	290
二、本土文人對中元普渡的認同與接受	293
第三節 可憐毒鴿沿中土，竟為漏卮鐵鑄錢——是全國也是全臺的鴉片問題	296
第四節 現實民風的批判	300
第五節 一紙揮毫同畫券，千金論價只輸財——臺地文風衰落與不振	303
第六節 本土文人隱微的吏治批判	309
小 結	315
第七章 民變與災變——本土文人的災難書寫與觀察位置	319
第一節 本土詩人眼中的臺灣民變、外患與中國內亂	320
一、仙拼仙，拼死猴齊天——本土文人眼中的分類械鬥	320
二、官逼民反？——本土文人看待林恭案及戴潮春事件的觀察視野	337
三、外患——本土文人面對入侵者的反應	352
四、本土文人眼中的太平天國之亂	354
小 結	367
第二節 本土詩人眼中的臺地災難	367
一、頃刻金甌相傾碎，霎時身體若籠篩——文人的地震書寫	368
二、苦雨或不雨——文人的水旱災書寫	374
三、本土文人不怕「黑水溝」——風災書寫	379
四、本土 / 遊宦——臺地自然災難的關注者	383
五、澎湖地區的饑荒書寫	388

六、自然災害書寫的統一思維	394
七、區域性氣候特徵的標舉	397
小 結	400
下 冊	
第八章 理想空間的型塑與崩毀——臺灣本土文人的陶淵明書寫	403
第一節 清代臺灣「陶淵明接受史」的重新建構	404
第二節 本土文人如何呈現陶淵明現象	408
第三節 本土文人的陶淵明情結	416
一、北郭園裡的隱逸之士——鄭用錫、鄭用鑑與鄭如蘭	417
二、積極用世與逃避隱遁的糾結——林占梅	425
三、隱於花叢間的淡北文人——陳維英、曹敬與黃敬對陶淵明的接受	430
四、尋找避世的桃花源——陳肇興、李逢時	435
五、故鄉即是小桃源——李望洋	438
六、繼續尋找避世的桃花源——許南英	439
七、因慕蘇而愛陶——施士潔的詠陶詩	443
第四節 理想空間的型塑與崩毀	448
小 結	455
第九章 結 論	459
參考書目	499
附 表	
附表一：清代臺灣本土文人一覽表	523
附表二：道咸同時期臺灣大事年表	589
附表三：清代臺灣古典文學中的陶淵明書寫	617

道咸同時期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
(1821~1874) (中)

許惠玫 著

第五章 從東渡到西行 ——本土文人書寫空間的轉化

本土文人的「走出家鄉」和「走出臺灣」，以及遊宦文人的「走入臺灣」有著根本心態的差異，究竟清代臺灣文人是抱持什麼樣的心態書寫臺灣？本土文人與遊宦文人的觀察視野有無不同？如何不同？哪一種族群的書寫方式更能凸顯臺地的「在地」特色與本土思維？當研究者一再以「覽異」角度詮解遊宦文人來臺的書寫方式時，到了道咸同時期的臺灣，遊宦文人是否仍抱持這樣的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走出故鄉」不見得會「走出臺灣」，因此我們在此依詩人的主要活動地作出區隔，「走出故鄉」指的是離開自己原生家鄉，到臺灣各地進行遊歷，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其他地方進行記錄描述；「走出臺灣」的範圍更為寬廣，指的是離開臺灣這塊土地，到對岸考試或為官，對大陸的地名或景區多所記錄；或是到其他國度，比較清國與他國的異地風土人情。

此外，本節對於「遊宦」文人的界定需要再說明，大陸文人到臺灣旅遊或為官，我們一般稱之為「遊宦」，同樣的，本土文人離開臺灣到大陸遊宦為官，也應該屬於「遊宦」的範疇，只是為了方便區隔出臺灣本土文人及大陸來臺遊宦文人的差異，所以即使是臺灣到大陸遊歷或為官的文人，我們仍不以「遊宦文人」稱之，而統稱為「本土文人」。

對於文人來說，單一空間的吟詠，是「靜態」的描述，這一部分主要以「山水詩」為主，而旅行路線的「移動」，則是「動態」的敘寫。文人從「此地」到「彼地」的「動態」過程，同樣也應納入討論，因此，本章所處理的「空間」認知，將同時從「靜態」與「動態」二部分切入討論，以期能更完

整深入探討其中意涵。

第一節 清代制度對於臺灣士子的影響

造成文人作品中出現大量遊歷之作的原因很多，這些原因影響的層面不只在遊宦文人身上，本土文人亦然。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狀況，往前有其歷史發展的背景；而清朝當時的科舉與文官制度，也是影響的主因。

一、科舉制度與士子的應考

清代臺灣的科舉制度始於康熙二十六年，在歷代科舉制度中，「明清科舉考試最大的變革，在於科舉必經由學校，不可自由赴考，而學校教育的宗旨則是教導士子科舉入仕，此即所謂『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註1〕

一般而言，清代文科考試分成鄉試、會試及殿試三種。為明瞭三試的考試試期與內容，筆者以表格呈現如下：

試別	舉行時間	應考資格	試期	考試內容	其 他
鄉試	三年舉行一次 正科： 逢子、午、卯、 酉年為鄉試正科 之年 恩科： 非正科之年遇皇 帝登基，或是慶 典而加科所舉行 的稱之 恩科若舉行於正 科之年，則移正 科於前一年或次 一年舉行	各學的生員 貢生 監生 廩生 官生 經學政考試 及格者	秋八月，故稱 「秋闈」 共三場： 首場：初九日 二場：十二日 三場：十五日	以乾隆五十二 年為例 首場： 四書文三篇、 五言八韻詩一 首 二場： 裁去論一篇， 五經各出一題 三場： 考策問五道	分編字號以分辨省分： 屬於生員者： 滿字號：滿蒙 合字號：漢軍 夾字號：奉天 承字號：承德府 旦字號：宣化府 貝字號：直隸 鹵字號：長蘆商籍 屬於貢、監生者： 編為皿字號，分北、中、 南皿 中式者稱「舉人」，第一 名稱「解元」
會試	三年舉行一次， 於鄉試後次年舉 行 正科： 以丑、未、辰、 戌為正科	鄉試的中式 舉人	原為二月，乾 隆時改三月， 永為定制。 因在禮部舉 行，故稱「禮 闈」	與鄉試同 惟第一場題由 皇帝擬定 二三場由考官 擬題	中式者稱「貢士」，第一 名稱「會元」

〔註1〕 見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頁13。

	會試恩科： 遇鄉試恩科翌年 的會試		分三場，日期 同於鄉試		
殿試	與會試同年，多 在會試後一個月 亦稱「廷試」	會試及第者	四月二十四日 殿試，二十五 日放榜	策論一道 含三至五題， 多屬當代時務	錄取者通稱進士，分三 甲： 一甲：賜進士及第 第一名稱狀元、 二三名稱榜眼； 探花 二甲：賜進士出身 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二三甲在傳臚（放榜） 後三日，一律參加朝 考，名列前茅者為庶吉 士

本表係參考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及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增補而成。

康熙二十六年，福建陸師提督張雲翼上疏奏請臺灣府保障名額，因而臺灣另編「臺」字號，比照甘肅寧夏例，額外取中舉人一名。這一年臺灣府應試者共五人，中式者為鳳山縣附生蘇峨，此為臺灣中舉人之始，而「康熙三十六年，閩浙總督郭世隆以『至今已歷四科，人文日盛，學詣漸臻』為由，奏請『撤去另號，將臺灣所中舉人一名，歸入閩省額內，一體勻中』，以示鼓勵。」〔註2〕結果是「臺灣士子卻多以渡海危難為藉口，不赴省應試，致使中式者微乎其微，時有全落孫山者。」〔註3〕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原先執政者的美意是為提高中式人數，但因極少人數中舉，以致於「遂多輟科不與額」反而重重大擊臺地科舉的發展與文風。據王惠琛研究，以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和四十一年壬午科為例，連續二科臺灣府縣學生員無中舉者，再來四十四年乙酉科僅臺灣縣附生王茂立中舉，四十七年仍全部落第。連續四科，十二年的時間中，臺灣地區僅一人中舉，錄取率過低，是本土文人不願西渡考試的原因，而他們託詞「渡海危難」，提到「臺處重洋險遠，去省垣千里，士之自重者不輕跋涉」，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臺灣士子即使只參加鄉試，仍必須「渡海」至福建福州，更不用說會試與殿試，自然也須渡海，然而，西渡的風險極高，時常有所乘之船遭遇海難

〔註2〕 見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頁77。

〔註3〕 同前註。

的情況，尤其是颱風季節。

咸豐二年壬午科，即有臺灣縣學廩生石耀德等四名赴省鄉試，而遭颱風沉船溺斃事，時分巡臺灣道徐宗幹呈請撫卹，乃准給訓導職銜。同治四年，又有臺灣府學附生黃炳奎、彰化縣學廩生陳振纓、黃金城、蔡鍾英等四名，由鹿港放洋赴省應試，亦因翻船，齊遭滅頂，時臺灣兵備道兼學政丁曰健，亦循前例，呈詳請卹，並援例給予訓導職銜。（註4）

這樣的情形一直到同治十三年，由官方派遣輪船從淡水港出海，護送士子至福州應試，才略有改善，但時間不長，光緒十年因中法戰爭爆發，臺海未靖之故而告終止。

臺灣本土士子要應鄉試，必須遠渡重洋到福州，由此便不難理解，何以本土文人詩文作品中，關於遊歷之作的地點，不是在臺灣，就是跟福建或福州有關的原因了。而這也同時解決了何以本土文人多數選擇設帳鄉里，或是講學於書院，卻不熱衷考取進士的原因，除了經濟利益因素之外，渡海風險太高，可能也是主因。

二、文官制度與官員的四徙

我們在第二章第一節曾經討論過「回避制度」，這是造成清代文職官員四處流徙，無法久居一地的原因，其中又以「密其回避」的政策中「籍貫回避」最有影響，在這樣的制度底下，文人任官，勢必要「離鄉背景」，到一個語言風俗都不熟悉的地域去。因此，自然會對新到任地方的種種風土人情產生好奇；化為詩文，也就不免有著「覽異」的心態，所以，遊宦文人來到臺灣，抱持這樣的心態是相當正常的，同樣的，本土文人考中科舉者，也必須到他地任官，以「開臺進士」鄭用錫為例，他在道光三年（1823）考取進士，成為「開臺黃甲」，道光十四年（1834）入京任官，簽分兵部武選司行走，次年補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兼儀制司事務，精勤稱職，雖獲肯定，但乏再上層樓的官勛，遂於道光十七年（1837）春乞養歸里。臺南進士施瓊芳（1815～1868），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連捷鄉試。道光乙巳（1845）中恩科進士，銓選六部主事，久滯京城後，始補為江蘇知縣。未就職，乞養回鄉。李望洋（1829

〔註4〕見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頁81。

～1901），咸豐四年（1854）中秀才，咸豐九年（1859）中舉人，於同治十年（1871）以大挑一等籤分甘肅試用知縣（十一年六月到任），歷任渭源、河州、狄道州，頗有政聲。獲左宗棠賞識而不次拔擢，官至知州。光緒十年（1884）聞法軍佔領基隆，乞假歸蘭陽。

這些都是本土文人在「回避制度」底下，至外地就任時的官銜與地點，鄭用錫在京城，施瓊芳被分發到江蘇，李望洋則歷任甘肅、渭源、河州、狄道州等地，都是「在五百里之內者俱行回避」，這樣一來，距離家鄉既遠，對於與故鄉風土民情各異的地方，也就有了比較的空間與基點，和遊宦文人來臺時的「覽異」心態，很能作出對照說明。

第二節 走出臺灣——本土文人的西渡經驗

「走出臺灣」指的是離開臺灣這塊土地，到對岸考試或為官，對大陸的地名或景區多所記錄；或是到其他國度，比較清國與他國的異地風土人情。本土文人中到過其他國度的只有蔡廷蘭，他曾因颶風漂流到越南，並留有《海南雜著》的記錄，但因本論文的論述重點以「詩作」為主，因此《海南雜著》這一「文集」只能予以割愛，以使論述材料集中，這是必須先作說明的。

目前所見本土文人的詩作中，留有「西行」資料的文人並不多，淡水廳幾位重要文人除陳維英外，像曹敬、黃敬，以及竹塹地區的林占梅，均無大陸地區旅遊作品，鄭用錫僅二首，鄭用鑑僅只一首，相形之下，反倒是中南部的陳肇興與施瓊芳，及東部二位重要文人——李望洋及李逢時留有大量記錄。王國璠在評斷嘉慶年間本土文人章甫時曾說：「惜半崧畢生未出閩疆，倘得遍遊宇內，訪吳越之形勝，歷京師之鉅觀，其篇什之富，當數倍乎此也。惜其山水筆法之妙，竟囿於臺、閩之地。」〔註5〕這樣的遺憾其實也普遍存在於道咸同時期的本土文人身上。

本土文人到大陸地區進行旅遊、赴科考或為官，究竟是以什麼樣的角度看待內地？他們的書寫方式跟清初來臺遊宦的文人有無不同？如何不同？

施懿琳在〈清代遊宦與在地詩人作品中的臺灣意象〉一文中，使用殖民

〔註5〕見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年6月，頁60。

／被殖民的角度來看待清政府與臺灣間的統治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以清代文人對於明鄭人物，尤其是鄭成功的負面書寫態度；義學書房社學興建，對於土番文化的「消抹」；遊宦文人對於臺灣本土住民負面性格的描寫，以及臺灣抗清事件的敘述角度幾點進行論述。並提出清代初期遊宦文人，通常以高文化的心態來臺，認為臺灣這一塊蠻荒不明的土地需要進行「教化」，以便將之收納於漢文化圈中。其中，義學書房社學興建，對於土番文化的「消抹」二點，與臺地漢文化的教育，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但筆者想檢證的是，這樣的情況是否只對「臺灣」是特例？遊宦文人對其他地區是否也抱持相同態度及眼光？這樣的心態只見於清朝？抑或各朝各代均有，形成自己的文學傳統？再者，臺灣本土文人離鄉到彼岸，又是以什麼樣的眼光看待對岸的一切？

李建崑〈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一文，所探討的背景雖是唐代，卻能讓我們從中看出所謂「覽異」與「帝國之眼」的角度，顯然並非清代來臺遊宦文人的「專利」，可以知道，這樣的書寫方式，自有其文學傳統，而非有清一代才開始產生，他指出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處士〉一詩是「充分表現出一個文化出身較高的落難京官，面對貶所奇異的風土民情，內心萬般說不出的懊喪。」〔註6〕元稹長篇排律〈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的書寫「面對獷悍的生活習俗、邪神的宗教信仰，極想以仁政化導，卻已瘡疾纏身……在自然環境威脅外，民情的驍悍難馴，更令元稹感到憂懼。」〔註7〕劉禹錫在朗州時所作的〈游桃源一百韻〉是「抒發貶謫以來人生閱歷，同時將注意力投注到當地民歌如〈採菱行〉、〈競渡曲〉，這種寫作題材直到貶連州、夔州，皆無改變。〈竹枝詞〉、〈楊柳枝〉之類的民歌樂府，也成為劉禹錫詩最有特色的部分。」〔註8〕並總結出「身為貶謫官員，遠離程度較高的上流社會，處身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都曾以高妙的詩筆，模寫謫居地的奇風異俗；或藉土風俗謳，抒憂解懷。韓愈、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部分的行旅詩，無異邊陲地區的『采風錄』，對於後人考察唐代邊陲地區風土民情，具有一定程度的價值。」〔註9〕可以看出，唐

〔註6〕參考李建崑，〈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旅遊文學論文集》，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頁11。

〔註7〕同前註，頁11～12。

〔註8〕同前註，頁15。

〔註9〕同前註，頁20。

代元和時期的文人，在面臨與自己生活習慣截然不同的地域時，仍不免以「高姿態」的角度看待這一些「邊陲」，這種以中原文化為本位思考的想法，普遍存在於文人階層，唐代如此，清代也是如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書寫態度的「傳統」，但同時卻也是一種「侷限」。

翁聖峰在比較中國與臺灣竹枝詞的差異時，曾經提出「《清詩紀事》雖是選集之作，但是也可以見到流寓之士所寫的竹枝詞，其『自註』的數量並未如臺灣竹枝詞有五成之多，惟一例外的是流寓者在中原地區『自註』雖較少，可是在寫西北或西南各邊疆地區時，自註的數量同樣有明顯的增加。」〔註10〕簡言之，遊宦文人在面對臺灣與其他邊疆地區時，是抱持相同的眼光，並不只是將臺地視為特例而已，翁聖峰提到了「邊疆空間」的概念，他說「清人對於中央與地方的空間意識及身處邊疆的應世態度也都有異於前代之處，清人身歷邊疆之險惡，仍兢兢不忘經世濟民者亦不乏其例。……胡思敬謂道咸時，京朝士大夫好談西北輿地之學，事實上不只道咸重邊疆之學，清初顧炎武出遊，即有以二馬二螺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曲折，亦可見顧氏用心之勤。」〔註11〕所以，清人在面對「邊疆空間」時，不管是西北或是東南邊陲，心態是頗為一致的，而「臺灣這個新開闢地區許多風土特異於對岸，較之中國大陸的風土頗有差異，為有效傳達風土之異，故流寓者創作竹枝詞時就有須要增加自註的數量及內容。」〔註12〕恐怕是為了彌補自己與閱讀者的陌生感，不得不作出的調整。

臺灣本土文人離鄉到彼岸，又是以什麼樣的眼光看待對岸的一切？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進行討論。

一、臺灣詩人的旅遊之路

同樣都是「遊宦」，相對於大陸文人的「東渡」，隨著本土文人的養成，臺灣文人陸續開始有著「西行」經驗，臺灣本土文人李望洋到大陸的「宦」海記述中，有著不同於大陸遊宦文人至臺地的書寫模式，他的《西行吟草》雖然屬於清代「西部旅行詩」的範圍，但其描寫內涵，卻又和多數的「西部旅行詩」不同，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海洋」經驗，也在於臺灣與西部同屬「邊陲」的緣故。

〔註10〕 見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頁169。

〔註11〕 同前註，頁69。

〔註12〕 同前註，頁169。

（一）鄭用錫的杭州之行

鄭用錫龍文版《北郭園詩鈔》中收有二首大陸之作，顯示他曾去過杭州，〈同黃雨生水部（驤雲）泛舟西湖〉〔註13〕說：

鼓棹溯中流，騁目窮千里。夏日何炎炎，湖心平似砥，四面圍山光，雙塔東西峙。對此息塵襟，坐看白雲起。嗟彼岳王墳，千載棲霞址，胡爲鑄鐵者，纍纍墓前跪。乃知判忠奸，惟在身後耳。寄語行路人，猛省當如此。

〈遊金山寺〉〔註14〕則云：

挂帆飛渡大江流，重踏金山最上頭。縹緲雲煙籠石塔，蒼茫樹木隱沙洲。銀鑄湧出三千界，玉宇迴看十二樓。身在東坡圖畫裏，當年留滯是奇遊。

二首作品都是結合當地文人軼事或歷史事蹟來進行書寫，鄭用錫和黃驤雲的西湖之遊，對於岳飛的忠而被誣，有著一番提醒，他說「乃知判忠奸，惟在身後耳」，正所謂蓋棺而論定，詩人遊西湖卻不寫西湖，反而著力在這一點的觸發，不知詩人是否在此時也遭逢不白之冤而無法明說，或是解釋不清，故有此慨？至於〈遊金山寺〉除了寫景外，還提到東坡當年遊金山寺時，留下玉腰帶的一段軼事，事實上，東坡的「當年留帶是奇遊」，鄭用錫與黃驤雲的親臨其地，親眼看到美景，又何嘗不是「奇遊」呢？

（二）滯京最久的臺灣進士——施瓊芳

施瓊芳是本土文人中，滯留京師最久的一位，因此他的詩作中有大量的大陸寫景遊歷之作，且不同於在大陸爲官十三年的李望洋。只是這麼龐大的詩作數量，余育婷在《施瓊芳詩歌研究》一文中卻只提到二首，即〈建溪灘〉及〈延建道上山水〉，而認爲應是施瓊芳道光十八年，渡海至福州參加秋試時所作，這樣的判斷雖然不差，但是就整體大陸遊歷詩作而言，投注的關注卻顯然不成比例。施瓊芳在道光十七年即赴福州應鄉試，與蔡廷蘭皆順利考中舉人，時年二十三歲。〈北上夜宿泉城〉、〈泉城曉發至橋南〉、〈莆陽道中〉、〈建溪灘〉及〈延建道上山水〉都是此時作品。〈北上夜宿泉城〉〔註15〕應該是施瓊芳赴福州考試的第一首作品，詩云「城上寒鴉落日遲，回頭鄉樹見高枝。

〔註13〕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陸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4。

〔註14〕同前註，頁85。

〔註15〕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54。

京華萬里家山近，不是歸時是去時」，可見這是在去途而非歸途。

建溪係源自福建省浦城縣北仙霞嶺，施瓊芳到達建溪灘，寫下〈建溪灘〉及〈延建道上山水〉二詩，應該是他準備計偕〔註16〕，正趕往與同年友人相約的南湖鎮途中所作，二詩都著力在山水景致的描摹上，對於詩人內心的情思卻少言及，〈延建道上山水〉〔註17〕最後說「我來手挈紀程篇，嶺號灘名校未悉。但聞輿唱與棹歌，愁隘吁頻慄慄。乃知閱歷在消磨，奇境原從險處過。我今嗜奇初學癖，怯險心多奈奇何」可以看出施瓊芳是有意以詩文作為每次赴考的記錄的，並在這裡開始經歷奇險的旅遊經驗。如果要跟到臺灣遊宦的內地文人相比，施瓊芳是親身經驗才知奇險，與內地文人未至而先想像耳聞臺地之險，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道光十七年考中舉之後計偕，赴京參加道光十八年的戊戌會試，原先和同年約在浙西江山縣南湖鎮〔註18〕集合北上，但瓊芳等到十八年正月六日計偕友未至，遂作〈南湖鎮待計偕友未至正月六日無聊偶成〉〔註19〕一詩，詩云「初程尚閩疆，路暫分鷗口。水陸因梯航，參商轉卯酉。同是離家人，天涯復分手。春光五日期，重逢訂浙右」，可知瓊芳與友人一走陸路，一走水路，因而分開，當時往北的交通分成「航路」和「驛路」，瓊芳顯然選擇了「驛路」：「航路：廈門、福州、三都澳。驛路：北逾仙霞嶺達浙江江山；西南達廣東黃岡。」〔註20〕這一次的進京應禮闈，和蔡廷蘭均不幸落榜。〈闕題（見其述懷一律，心傾慕之。郁園同年次其韻成兩首，予不揣固陋，亦附二公韻後，思效顰焉。戊戌南莅時作）〉〔註21〕說「羈路光陰荏苒來，槐花黃盡又黃梅。酒酣燕客浩歌市，家近楚王垂釣臺。碑碣看餘添史論，江山到處長詩才。故園小別花無恙，閑對清淮泛卯杯」及〈再次前韻和蔡郁園同年〉〔註22〕云「都門雪往柳時來，離曲應教譜落梅。夢裡風潮過碧海，望中雲樹別金臺。唱酬淮北皆名輩，紀載蠻南亦史才。澎島由君培桂種，聞香齊上碧螺杯」二詩就

〔註16〕舉人赴會試曰計偕。

〔註17〕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55～356。

〔註18〕位於福建與浙江省界北邊，距仙霞關北部不遠。

〔註19〕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56～357。

〔註20〕見《清史稿校註》第三冊，志五十二，〈地理十七〉，「福建」，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國史館印行，頁2500。

〔註21〕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57。編者擬題為〈次蔡郁園同年述懷韻〉。

〔註22〕同前註，頁357。